

石板岩的遇见

张君燕

我们的车子抵达位于南太行的石板岩小镇时，已是傍晚时分。暮色中的小镇像被群山托在掌心中的一颗明珠。在各色灯光映衬下，明亮温暖，却不耀眼，给人一种安稳、舒适之感。刚刚下了一场雨，山间云雾缭绕。不远处的太行峡谷，若隐若现，似一幅淡墨的山水画，散发着神秘的气息。

山里的夜有些凉，冷不丁吹来一阵风，胳膊立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来不及欣赏山中夜景，我马不停蹄地去找旅馆。正处假期，游客很多，好几家民宿都客满了。我带着老人孩子，不免焦虑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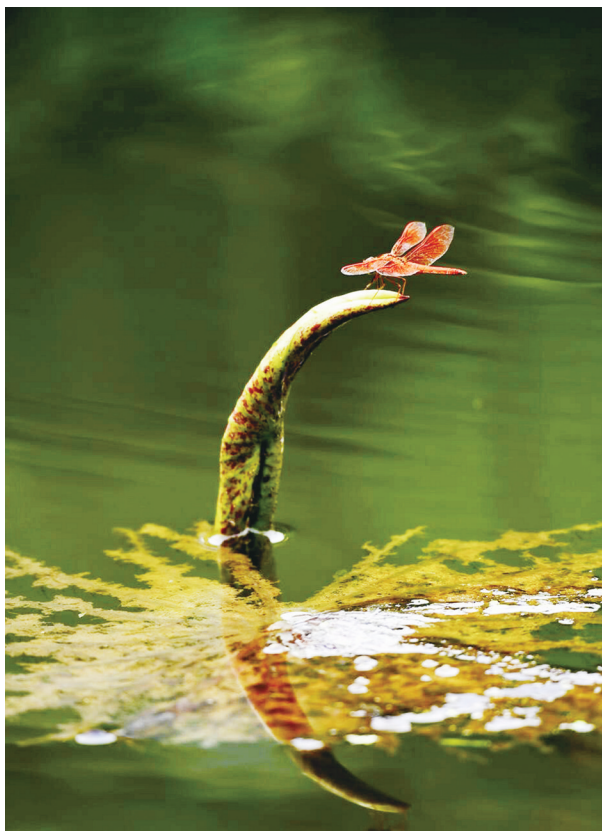
“要不，你们先进来歇会儿？我问问朋友那儿还有没有空房。”眼前的大姐约莫五十岁，瘦高的身材，看起来很精神，她站在“巷里人家”的招牌下喊住我们。当时我们已经转身，听到她的话，心里重新升起希望。大姐用手机接连打了两三个电话，终于问到一家有空房的民宿。

“你们过去吧，离我家不远。”大姐笑着给我们指路。我松了口气，却又隐隐有些担忧，直至来到大姐介绍的民宿。一名中年男子站在门口，热情地把我们迎进去，房间干净、整洁，布置得很温馨。办理入住时，男子报出的价格让我很是意外——“兰姐特意交代了，和平日价格一样，来者都是客嘛，不能趁火打劫，您说是吧？”男子笑着解释。我连忙致谢，看来自己多虑了，这价格确实良心，比之前问过的几家都低。

安顿好老人孩子，我去和爱人汇合，这么一大晌，他还没有找到停车的位置。听路人说，最近的停车场在王相岩景区，距这里不算远，但若停好车走回来，一来一去至少一个钟头。爱人连续开了六七个小时车，神情满是疲惫和无奈。

爱人把车停在路边，稍做歇息，同时与我商量对策。这时，一名身穿反光背心的交警穿过车流，快步走来。我和爱人对视一眼，慌忙摇下车窗，准备接受批评。

“旅游旺季确实不好停车，我留意你们半天了。”眼前这个身材魁



小憩 汤吉 摄

梧的小伙子对爱人摆了摆手，“后面还有一个位置，抓紧跟上我，别堵了车。”穿过几条小巷，在一座石板房子前，有一处空地，刚好可以停下我们的车。“出来玩，既要高高兴兴，又要平平安安。”他指挥我们停好车后，便匆忙离开。

他走得很快，双臂摆动的幅度也很大，群山就在他的臂弯间跳跃，他的双脚稳稳地踩在石板路上，身影愈发高大。

次日凌晨，我们在鸟鸣中醒来，吃了一碗热乎乎的扁粉菜后，准备前往画家村——高家台。吸取了昨天的经验，我们打算错峰出行，早早出发，避开人流。车子却被堵住开不出来，巷口停了一辆鲁A牌照的汽车，普通车子可以通行，我们的车子稍大一些，就有点勉强了。幸好车上留了电话，爱人打过去说明情况，对方似乎刚从睡梦中醒来，哑着嗓子说知道了。

等了大概一刻钟，我开始烦躁，暗暗抱怨对方不靠谱。一名穿着蓝色T恤的小伙子匆匆赶来，敲开我们车窗的时候，还喘着粗气：“对不起大哥大姐，路有点远，让你们久等了。”原来，小伙子住在小镇的最南边，可以说是横穿整个小镇赶了过来。

将车子挪开后，小伙子从后备厢里抱出两袋煎饼和一袋花生，硬往我们手里塞：“我们山东的特产，您尝一尝，有机会欢迎到我们山东做客。”盛情难却，我只好接下，小伙子这才放松下来，笑了。他的眼神干净、淳朴，如山涧的泉水，让人感觉滋润、舒爽。

车子在山间行驶，入眼皆是郁郁葱葱的美景，风掠过车窗，带着石板岩的草木香。孩子嚼着花生，忽然说：“这里真美啊！”我望着远处层层叠叠的山影，点了点头。这世间动人的风景，除了奇峰异石，还有在石板岩一路的遇见，以及那些人心深处的温暖微光。

番薯记

虞燕

番薯好种耐活，只需剪下红薯茎叶，插在菜畦坡地等，它就能站稳脚跟，生茎展叶，活泼泼蔓延开去。番薯藤匍匐于地，深绿色的心形叶子一片紧挨一片，密密匝匝，似给一方土地铺盖了厚实的绿绒毯。

母亲不时在番薯根旁倒一些煤灰柴灰，茎叶愈发生机盎然。清晨，绿绒毯像洗过一般，那里的空气也仿佛格外清新。拨开繁密的叶子，露珠纷纷坠落，嫩绿的叶柄亭亭而立，一根根举着叶子列起了队。偶有白色的花儿掩藏其间，不胜凉风的娇羞。我们小孩闹哄哄上前，不为花不为叶，只因瞄上了薯茎，即叶柄。掐薯茎的快乐只有亲自做过的人才知道，扯一下，叶摇曳摆，好似挠到了植株的痒处，“噗”一声断裂，新鲜汁液溢出，植物特有的清香好闻极了。薯茎在手，左折一下，右折一下，脆脆的茎断成一小截一小截，茎的外皮是一层纤维薄膜，韧性足，就这么断了骨头连着皮，薯茎变成了一串一串的“首饰”，可以挂在耳朵上，套在脖子上，戴在手腕上，偶尔还特意留一片叶子，作为夸张的点缀。我们披挂挂着这些首饰招摇过市，母亲见了直说糟蹋了好东西。

番薯茎可是一道好菜。将外层韧韧的薄膜剥掉，一条又一条，剥得指甲缝里都是黏黏的，清水淋过后切段，入油锅清炒，不加任何配料，调料只需盐巴，不一会儿，一盘碧绿的时蔬便上了桌。清炒番薯茎入口鲜嫩、爽滑，但少时的我嫌寡淡，并没有多么爱吃。母亲叹口气，说起了从前的困难日子，她跟大舅常常饿得前胸贴后背，幸亏有番薯，全身可食，番薯果实就不提了，在那会属于珍贵的粮食，另两样不好吃，却能勉强饱腹：番薯叶切碎了跟少量大麦粉和一起，做成饼在锅里蒸熟，就着水吞下去；番薯藤晒干后磨成粉，用清水煮成糊状，黑乎乎的，涩而有一股怪味，大舅死活吃不下，外婆无奈，只得把她的一点口粮全省给大舅，自己就靠番薯藤糊充饥。

无论在母亲的经验里，还是描述里，番薯叶均不是理想的食物，所以，家里从未吃过番薯叶，以至前几年，当我听到它被誉为蔬菜皇后，是一款很有开发价值的保健长寿菜时，竟有些恍惚。

最让人激动的自然是挖番薯，谁也不知道那一锄头下去，究竟能扒出几颗番薯来。锄头带着主人的期待深入泥土，扰乱了番薯们的好梦，在现场，往往能看到番薯根须相连的模样，有时，一根须上挂了一串灰头土脸的番薯，大小不一，形态各异，它们跟无赖似的，躺在那乘起了凉。母亲一遍一遍地翻土，生怕落下了小个头番薯，新鲜的泥土味悄悄弥漫，果然，漏网之鱼不少，我得意地想，藏得深又怎样，照样通通挖出来。

番薯堆于地头，看上去憨乎乎的，母亲麻溜地把它们装进箩筐或编织袋里运回家。挑出不小心被锄头磕破砍断的，用刷子刷洗后，削皮切成小块煮番薯汤饭，切时若发现有特别脆甜的，母亲会分给我和弟弟，好吃的番薯真的可以媲美苹果，只是生番薯不能多吃，会长蛔虫。我喜欢番薯汤饭，用筷子将碗里的番薯“笃笃笃”搅烂，与米饭浑然一体，趁热吃，就着糟鱼或什锦菜，一口气吃两碗不在话下。

大人们想着法子把囫囵番薯变成番薯粉丝、番薯淀粉，小孩子可不以为然，干吗那么麻烦，整个儿煨着吃多好。冬天的灶膛多么可亲，才不关心大铁锅里烧的是饭、水，还是其他，我和弟弟的眼睛独独盯着灶膛，柴火劈里啪啦唱起歌，火光嗤嗤呼呼伴着舞，映得我们的小脸红亮红亮。待灶火渐弱，直至显现一大团冒着火星的柴火堆，用火钳拨一下，嗤嗤响，弟弟忙不迭将备好的番薯埋进去，再挨个儿拍一下，那神情，别提多欢悦了。闷柴灰的番薯得选个头不大的，否则煨不熟。等吃的过程真是一种幸福的煎熬，姐弟俩伸长脖子，恨不得将脑袋钻进灶膛去盯着，实在忍不住，便抓起火钳按按，探一探是否变软了。真想偷扒出来一个，纵是半生不熟也认了。

终于，草木灰的气味逐渐被诱人的焦香所替代，口水在心里头疯涨，欲从嘴里漫出来。煨熟的番薯外皮焦黑似炭，母亲打掉我们伸出去的手，试着摸一下，而后边拍灰边呼呼吹气，稍稍晾凉，才掰开一个角塞给我们。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，那种香甜绵软简直要把人给融化了。急吼吼去接母亲手里的剩下部分，谁知，吧嗒掉在了地上，皮开肉绽也无妨，捡起来照样吃得欢。

两个煨番薯落肚，嘴里甜甜，胃里暖暖，屋外的肃杀寒意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

